

西夏語文獻解讀與西夏語的研究

林英津 語言所研究員

幾度迂迴，終於走過研究生涯的瓶頸。1999 年我重新回到西夏語的研究，應機面對的第一個挑戰是「居庸關六體石刻」西夏文的解讀，¹ 一扇視野開闊的窗子從而開展。我深切的體認到，傳世西夏語佛教文獻是今日我們認識西夏語的主要憑藉之一；他們的重要性絲毫不遜於《文海》《同音》，乃至《孫子》《類林》《天盛律令》等典籍。²

本文先簡介這五年來在語言所與國科會的支持下，現階段個人的研究成果；然後略談「展望未來」，我對整體西夏語研究的期待。

一、西夏語譯《真實名經》釋文研究³

這本書呈現作者對西夏語譯《真實名經》文本之解讀與研究的現階段成果。

《聖妙吉祥真實名經》，本書簡稱《真實名經》，是《大正新修大藏經》1190 號釋智譯本對 ārya-mañjuśrī-nāma-saṃgīti 的漢譯標題。《真實名經》傳世的古典文本有梵、藏、漢、西夏、回鶻、蒙古、滿七種語文，是佛教秘宗最重要的經典之一。這部經典的西夏譯本，見在 1963 年《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藏西夏文抄本與刻本目錄》之著錄，聶斯克 (Nevsky, N.A.) 應該曾經閱覽過最初黑水城發掘品的部分原件；及 1994 松澤博撰文介紹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的殘卷，並將殘卷影印附刊。此外，到 2001 年以前，尚未有學者對整體文本進行解讀研究。

現存《真實名經》西夏譯本的經題為𐰇𐰺𐰽𐰾𐰏𐰤𐰣𐰍𐰆𐰶𐰚𐰭𐰘𐰪𐰩𐰠𐰳𐰸𐰫𐰏𐰢 sjɿj² wəɒl¹
gjuu² rjur¹ ·jjij¹ mjiiij² zjɿr¹ yiej¹ tshjɿɿ¹，直譯作《聖柔吉祥之名真實誦》。本書釋文
主要根據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收藏的三個西夏譯本（Tang. 63,

¹ 我將解讀的部分結果，寫成論文〈西夏文六體石刻西夏文再檢討（I）〉，刊在《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2002a）。

2 《文海》《同音》是兩部西夏人以西夏語編纂的西夏語語言學工具書。《文海》的形制體例結合了漢語的《說文》與《廣韻》，內容兼具解釋西夏語文「形、音、義」的功能。《同音》，顧名思義，是類聚「同音字」的辭典。《孫子》《類林》是西夏人翻譯自漢語《孫子兵法》《類林》的西夏文獻，相對於儒家的經典與佛經翻譯，是所謂世俗文獻。《天盛律令》，全稱《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是脫胎自《唐律疏議》與《宋刑統》的西夏文法典。

³ 2004 年通過《語言暨語言學》專刊審查。下文為該書中文提要，只有兩處改動：西夏文經名加上擬音，及文中兩處「釋文」改為「釋文研究」。專書稿之前，2001、2002b 有兩篇先導的小論文。

No. 693, 707, 728)，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兩種殘本，計得西夏譯文 546 行所做的逐字漢譯。現存刻本西夏語譯《真實名經》有經題，但沒有任何翻譯、校對的註記，經文的章節與註記、及經末附綴文，與現行流通的漢、藏文本都有些差異；而且經文內容包含完整的「分句偈頌」、與「五輪功德分」，也與回鶻、蒙古、滿文譯本有別。

本書除了附錄「索引」之外，正文分兩章：第一章〈導論〉，第二章〈釋文研究〉。

第一章〈導論〉，主要包括：（一）介紹現有的文本收藏及西夏譯文的大致內容，（二）根據語言的風格嘗試推論西夏譯本的翻譯底本，（三）舉例說明本書釋文對解讀西夏語文獻應有貢獻，及（四）參考文獻。

第二章為足本〈釋文研究〉，主要是西夏語譯文本的解讀研究。文本的每一行先以四行呈現：第一行為西夏譯語《真實名經》實錄，第二行為西夏字逐字擬音，第三行為逐字漢譯、斷句，第四行為《大正藏》1190 號釋智漢譯本與之相當的文字。然後是釋文內容的註釋與分析，包括不同譯本、文本的比較；但主要是西夏語譯文詳細的語詞考釋及構詞與語法分析。

附錄「索引」，主要提供檢索西夏字，西夏字按索孚洛諾夫（Sofronov, 1968）字典的排序，有見必錄。漢語的檢索只提供部分佛學名相、及一再重複出現的對譯詞彙。這個「索引」不僅可以提供西夏語譯《真實名經》用字用詞的檢索、查核，也提供了必要的西夏語語法資訊；是以資料庫的型態呈現的西夏語參考語法手冊。

二、西夏語譯《六韜》釋文研究

這是尚在書寫中的專書稿，已經完成逐字釋文、語法註解、與五分之四的資料庫。現階段的解讀研究成果，表現在 2002c、2005c 兩篇論文。

西夏語譯《六韜》，現藏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分院東方研究所。根據戈巴契娃、克恰諾夫 1963 年合著的《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藏西夏文抄本與刻本目錄》，編號 Tang. 8 的西夏語譯《六韜》共有七件：No. 139, 140, 141, 142，及 No. 768, 769, 770。文件影本已經公開，1999 年由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編輯出版，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十一冊。

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宋代元豐年間校定的漢語《六韜》，不算大部頭的文獻。西夏語譯《六韜》既然殘缺，就更是迷你了。經過整理，《六韜》西夏文本，總二百八十行、僅約四千五百餘字。內容包括三個部分：（一）第一行是 𐵇 𐵇 𐵇 𐵇 tšhjiw¹ dwuu² phju² thj¹ 《六韜》上卷，然後才是 夜 𐵇 𐵇 𐵇 jwɪr² dwuu² lew¹ tsew² 〈文韜〉第一。〈文韜〉存前八章，至第八章「守國」之「……以為天地經

紀，故天下治。」止（001-147）；以下「上賢、舉賢、賞罰、兵道」各章，僅存其目。（二）〈龍韜〉（第三）不知其目，文本僅存最末兩章：「兵徵」只餘最後四行（148-51），𣎵 𣎵 lji¹ gju²「農器」則保存完整（152-73）。（三）𣎵 𣎵 le² dwuu² lji¹ tsew²〈虎韜〉第四，存前置的各章標題（174-7），文本只保留不完整的 𣎵 𣎵 gja¹ wo² sjwo¹「軍用」（178-245）、𣎵 𣎵 gja¹ rji²「軍略」（246-8）、與 𣎵 𣎵 bju² nji²「臨境」（268-73），及 𣎵 𣎵 lew¹ ywej¹「一戰」首尾完整（249-67）等四章；其餘各章僅存其目。但是唯一完整的「一戰」，不見於漢語今本；僅存其目的 𣎵 𣎵 we² njii²「攻城」，則是漢語今本不存在的標題。

我認為深入解讀西夏文本《六韜》，對夏漢語言、文化的認知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西夏語譯《六韜》既有不見於漢語今本《六韜》的內容，可見西夏譯本的翻譯底本包含漢語古本《六韜》，而不只是宋元豐校定的官本。⁴ 則西夏語譯《六韜》的價值之一，是保存了今已失傳的古本《六韜》中的部分文字。雖然現在所能看到的西夏譯本不全，不能期待以之復原古本；也無法確定譯本所舍括的內容，有多少是元豐校定後的官本所沒有的。但是，西夏譯本無疑增益我們對原典文獻內容的知識（2002c）。我必須承認，透過西夏文本的解讀，直接促使我字斟句酌的閱讀漢語原典，而不只是停留在印象式的白話翻譯。

（二）西夏語屬於漢藏語族藏緬語系，屬於 OV 型的語言，與漢語的(S)VO 類型有別。我們對業已死亡的西夏語的正確理解，是透過對譯文獻逐漸累積的成果。2005c 便以西夏文本呈現的動詞人稱呼應為例，檢驗目前對西夏語語法體系的若干推論。⁵ 並且，夏漢對譯文獻的解讀，翻譯與再翻譯的過程中，我們一方面解讀西夏語，同時也在閱讀西夏人如何理解漢語、漢人的文化。進一步，我們可以說，西夏語譯的漢文經典是檢視古代中國、建構上古中國語文的一扇窗子。2005c 的另一個重點，就是嘗試根據譯本措辭用語，揣摩西夏譯者對古漢語、古代中國文化的詮釋。⁶

⁴ 根據《宋史·夏國傳》，西夏建國前夕（1036）創制文字，不久（1039）即翻譯了《孝經》《爾雅》。如果《六韜》的翻譯也在建國初期，則翻譯底本就談不上所謂「官本」。不過，西夏大量翻譯漢文經史子集，也許要晚一點。《宋史·夏國傳》西夏崇宗貞觀元年（1101）始建國學，仁宗人慶元年（1144）令州縣各立學校、四年（1147）策舉人。確立學校教育、科考，才需要有可供教學與考試標準的書籍教材。如果《六韜》的翻譯在 1101 年之後，「官本」便有可能是翻譯底本之一。

⁵ 西夏語是 OV 的語言，動詞後面不會有論元名詞；動詞後面若有 𣎵 ja²（第一人稱單數）、𣎵 nja²（第二人稱單數）、𣎵 nji²（複數）詞尾，該成分為指涉動詞之主語、賓語人稱的語法範疇。此一語法現象，後來稱之為動詞的人稱呼應，最早是由克平（Kepping 1975）和西田（1976）提出來的；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探索，才由龔煌城（2001）根據動詞的詞音位轉換，提出比較精確的形式解析——西夏語動詞的人稱呼應並不完全依靠人稱詞尾，主要看動詞是否有形態變化。當動詞與主語呼應，且主語為第一、二人稱單數時，動詞用衍生式詞形；當主語為複數、或第三人稱時，或動詞呼應賓語時，動詞用基本式詞形。

⁶ 論文初稿提交「第廿五屆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漢城，建國大學校，2005，08/19-20。

這一件也是尚在書寫中的專書稿，已經完成逐字釋文、部分語法解析，資料庫正在建構中。初步解讀的結果已經在「第二屆西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介紹給同行，並寫成一篇小論文（2005b）。⁷

已知流傳西夏地區的《尊勝經》，有文本內容完全相應的夏漢兩種譯本；根據漢譯文本，¹⁰ 可以確知原型與《大正藏》所收錄的諸《尊勝經》（*Usnisa Vijaya Dharani*）是一致的。若就敘事文本而言，西夏地區流傳的兩個文本，比起《大正藏》諸漢譯本之敘事情節，要來得短小許多；而且《大正藏》本一致的「善住（天子）」，西夏地區的西夏文本作 𐰇𐰺𐰽𐰚𐰚𐰚 ḡjɿɾ¹ gɣwɿ¹ lwo² “實堅固”、漢譯文本作「至堅」。換句話說，西夏地區的夏漢譯本《尊勝經》，與《大正藏》所收各本，應為異本異譯。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對音陀羅尼。《大正藏》收錄的漢

¹⁰ 原件現藏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Academy of Science, St. Petersburg, Russia)，影印件收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之 TK164、165。

譯對音「尊勝陀羅尼」，有十多種。漢譯陀羅尼為了追求盡可能回歸梵音，不同的譯者在用字、側寫注音、句讀各方面都會有所差異；流傳西夏故地的漢文本「尊勝陀羅尼」自不例外，這個文本對音的內容也顯得與眾不同，而與西夏文本完全符應。我將當年解居庸關西夏刻文（2002a）的結果找出來，進一步證實，西夏地區譯本正是「尊勝陀羅尼」傳承系譜中失落的一個環節。因為當中西夏文本「尊勝陀羅尼」的用字，和居庸關東壁西夏大字，除了居庸關刻文多了最後的附加咒文之外，兩者用字幾乎是一模一樣的。¹¹ 當年日本學者研究「居庸關本」陀羅尼，稱其來自「不明原本」（村田 1955：214-9）。既然，西夏語譯《尊勝經》是十二世紀的譯本，居庸關刻石完成於十四世紀；現在我們可以很肯定的將西夏語譯《尊勝經》的陀羅尼部分作為「居庸關本」的前身了。至少，居庸關的西夏刻文，確實有「西夏時代流傳下來的紙本佛典前身」（2002a：576），這個前身與唐代諸漢譯本顯然有別。

經歷過西夏語譯《真實名經》釋文的挑戰，解讀西夏語譯《尊勝經》，最初還是令我心頭忐忑。現在，我則常常存念，要有怎樣的社會、經濟條件，才能支撐西夏的造紙、雕刻、印刷技術，並產製大量的紙本書籍？要有怎樣的知識、文化的自信，才能不以模仿學習為已足，堅定的開創屬於本民族的經典傳承？統治階層有意的以宗教信仰教化黎民，是人類社會普遍的現象。想像中「點集不逾歲，征戰不虛月」的時空中，誦持「尊勝陀羅尼」，縱可消除罪業、免受地獄惡道之苦，究竟不是現世的利得；是怎樣的心靈意識、何等的信念，能令苦難中的凡夫俗子發願刻經施經？當然，這只是我帶著漢人歷史的想像。至少還可以有另一種想像：歷史上的遼夏金，唯有西夏留給後人這麼美麗的文字、這麼多的文獻，難道不足以媲美人類歷史上的任何高度文明？

四、展望未來的西夏語文研究

最初面對居庸關的西夏刻文，我是無奈而且心存排斥的。因為初期研究西夏語的學者認為，西夏語譯佛教經典（包括儒教經典），受到漢語相當大的影響，不能如實呈獻西夏語的原本語法。¹² 當時解讀居庸關的西夏文「造塔功德記」，深受挫折的印象，似乎完全印證了前人的經驗。接著而來的西夏語譯《真實名經》，則令我心驚膽戰。早期我根據號稱世俗文獻的西夏語譯《孫子兵法》、《類林》所架構的參考語法，居然根本不夠用。不僅如此，西夏人翻譯佛經顯然不僅以漢譯

¹¹ 現存居庸關西夏刻文拓片都是殘損的。我所以說「幾乎一模一樣」，是指經過梵夏對音規律推論復原的結果，與西夏語譯《尊勝經》用字只有很少的出入。西夏語譯《尊勝經》陀羅尼部分保存相當完整，尤其是聖彼得堡的 No. 6796 (6821) 每個字都很清楚。這個比對的結果，間接證明了我 2002a 復原居庸關刻文的信度。

¹² 例如，馬蒂斯夫（James A. Matisoff）1976 翻譯克平（Kepping）1975 的論文，「前言」所提到的克平的意見。又如閱讀王靜如 1932-3 的〈金光明最勝王經夏漢藏合璧考釋〉，乃至西田龍雄（Nishida Tatsuo）1975-7 的《西夏文華嚴經》，都給人一種字字直譯的印象。

本為唯一底本，而且遣詞用語的風格迥異一般漢語經典的翻譯。解讀《真實名經》用去我將近四年的功夫，初期還同時處理西夏語譯《六韜》，後期則加入《尊勝經》。本以為西夏語譯《六韜》應該與《孫子兵法》近似，不料一開始對譯文竟也有一種全然陌生的惶恐。這才促使我反省印象式的偏見，重頭認識西夏語。我必須說，存心改寫西夏語譯《六韜》專書稿時，才是我真正掌握了閱讀西夏語文獻的要領。我體認到：

一、當初解讀西夏語譯《孫子兵法》(1994)，完全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如果那時候就想到將「兵法」本文，與《史記·孫子本傳》、及三家注分別處理，對西夏譯本的語法應能得出比較細膩準確的認知。最初解讀《六韜》的陌生感，問題其實出在未能先定位漢語《六韜》的語言背景。一旦留意問題的所在，許多疑惑都可以得到一定的釐清。至於翻譯佛經的文體風格與世俗文獻雖然不同，既然西夏人能讀懂西夏文本，譯文應該是西夏人語感直覺可以接受的語言。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接受西夏語譯佛經的語言，反映的還是當時西夏語的原本語法體系。今日若不能通讀，問題在於我們解讀的西夏語文獻還不夠多，是此一學門積蓄不足。

二、彙編、翻譯，不單是以另一個語言再現原典的內容。翻譯同時是一種詮釋的過程，這個過程往往創造出不全然符合原典的、新的文本意義。基本上，譯本相對於原典，雖然使用同樣的標題、共有某些語彙，譯本形同新的文本。透過深度解讀西夏人彙編翻譯的中國古典文獻、及佛學經籍，一方面可以從異語言的角度，檢視漢語語法；一方面可以考察西夏人如何從學習模仿，開創屬於自己的經典詮釋。

三、語言是外顯的思想，掌握西夏語的語法，是我們認知西夏人的思維概念、文化心靈的主要憑藉。深度解讀傳世的西夏語文獻，則是掌握西夏語語法唯一的路徑。幸虧整個西夏時代，以國家的力量推動翻譯事業、規劃教育體系，有計畫的汲取中國的文化思想，我們才可能在數百年後，接近他們的心靈世界。今天我們閱讀西夏人翻譯的漢語經典，猶可察知某些似乎與原典不盡相同的文化意涵，也提醒我們重新審視漢人的古典。

四、西夏人並非只是複製中國的思想體系。他們對漢語經典的彙編及翻譯，都是有意識的選擇。他們經過有意識的篩選，將漢人的經典理念按照自己的認知呈現出來；從而發展出與原型漢人不太一樣的知識體系，可能對西夏的社會規範形成不同的作用。透過西夏語文獻的解讀，從語料篩檢出西夏人所以選擇的本質，探討他們如何與漢文化互動、自我調適、終至內化；重建西夏民族對古代中國文化及思想體系的習得，才成為具體可能的期望。

在這樣的理念下，解讀西夏語文獻，勢必對西夏語文研究，對藏緬語、乃至漢藏語研究有所貢獻。作為語言學的工作者，解讀西夏語文獻的終極目標，當然是完善的西夏語參考語法的書寫。然則西夏語文獻的解讀，並非只有語言學的意義；理論上，也將對研究中國歷史上周邊民族的思想提供方法論的參照項，這是一個

開放的學術園地。下一個五年，我將繼續解讀西夏語譯《法華經》，及若干脫胎自漢語經籍的西夏文《經典格言彙編》。

五、建議參考文獻

王靜如

1932-3 《西夏研究》vol. I, II, III，中研院史語所單刊甲種之 8, 11, 13。

西田龍雄（Nishida Tatsuo）

1975-7 《西夏文華嚴經》vol. I, II, III，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

西田龍雄 編

2005 《西夏文「妙法蓮華經」寫真版（鳩摩羅什譯對照）》，京都：創價學會。

村田治郎、藤枝晃 編著

1955 《居庸關》，京都：大學工學部。

林英津

1994 《夏譯《孫子兵法》研究》，台北：中研院史語所單刊之 28。

2001 〈史語所藏西夏文佛經殘本初探〉，《古今論衡》第六期：10-27。

2002a 〈居庸關六體石刻西夏文再檢討（I）〉，《石璋如先生百歲華誕祝壽論文集——考古·歷史·文化》：559-586。台北：南天書局。

2002b 〈西夏語譯《聖妙吉祥真實名經》釋文紀略〉，《國家圖書館學刊》2002年西夏研究專號：84-96。

2002c 〈西夏語譯《六韜》釋文札記〉，《遼夏金元史教研通訊》2002.2：61-102。

2005a 《西夏語譯《真實名經》釋文研究》，《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之八，台北：中研院語言所。

2005b 〈簡論西夏語譯《勝相頂尊惣持功能依經錄》〉，「第二屆西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即將刊在《西夏研究》第一輯。

2005c 〈論西夏語文獻對漢語經典的詮釋：以西夏語譯《六韜》為例〉，「第廿五屆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會議論文，漢城，08/19-20, 2005。

龔煌城（Gong, Hwang-cherng）

2002 《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語言暨語言學》專刊丙種之二（上），台北：中研院語言所。

Govbacheva, Z. I. & Kychanov, E. I.（戈巴契娃、克恰諾夫）

1963 “The Catalog of Tangut Transcript and Block-printed by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Academy of Science, Russia（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藏西夏文抄本與刻本目錄）” (in Russian), Moscow: 《Hayka》。

Kepping, K. B.（克平）

1975 ‘Subject and Object Agreement in the Tangut Verb’, 1976 Translated by James A. Matisoff,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LTBA)”, 2.2: 19-231。

Kychanov, E. I.（克恰諾夫）edited.

- 1999 “Ancient Documentary Catalog of Buddhism in Tangut by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Academy of Science, Russia (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藏西夏語譯佛經目錄)” (in Russian), Kyoto: Kyoto University。